

编者按

品读不同文章，如同触摸多样精神坐标，从中收获启迪与力量。本期摘选三篇文章，让我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多样的人生厚度与精神滋养。

忆警予

文/常瑞芳

淑水汤汤，百年流淌。我缓步在山峦叠翠的淑浦，泥土与草木的清香裹着江风扑面而来，而县城博物馆里那个身影——向警予，更直抵灵魂深处。夜里辗转，我的思绪总绕着淑浦的山水，也绕着这位女性的一生。

十余年前，为写一部女性题材戏剧，我曾收集向警予的资料：1928年5月1日，她的生命永远停在33岁。生于1895年9月的她，至今已走过130个年轮，可“向警予”三个字从未被时光淹没——她以柔软情怀与热烈激情永恒活着，仍在叩击着我们的心灵。我无数次想走近她，触摸那高尚的灵魂，读懂她对生命的解读、晓喻世人的道理。

原名向俊贤的她，在家排行老九。五岁时，封建旧俗将裹脚布缠上她的脚，疼得她哇哇大哭。家人劝她“女人千年来皆如此”，可几年后，这个土家族女孩竟举剪怒剪裹脚布，倔强追问“为什么男孩子不裹脚”。我常想，若她未读书识字、未走出大山，在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封建笼罩下，即便挣脱了裹脚布，或许也只是个平凡的大脚女人。

淑水蜿蜒千年，曾映着小俊贤扎着麻花辫、裹脚蹦进私塾的模样。后来她挣脱束缚，走进兄长创办的新式学堂，再毅然走出淑浦，赴长沙求学。1914年的长沙，新思潮风起云涌。在周南女校的课堂上，她不再是被裹脚布束缚的小女孩，而是挺直脊梁，聆听民主与科学的召唤；课余时，她常和师生们在岳麓山下辩论时事，自由与平等的火花，点燃了她心中的革命火焰。正如她在日记中所写：“女子非天生卑弱，当与男子共担天下。”短短数年，这个偏远山区的少女，凭聪慧与勇气，蜕变为引领时代的先锋。

远行改变人生，读书重塑认知，这对旧时与今日的女性皆然。闭上眼，我仿佛看见短发的向警予立在湘江畔，迎着猎猎江风与师友探讨“中国向何处去”；在长沙的街头巷尾，她奔走呼号，那份坚韧恰如淑水般不息。走出淑浦的这一步，不仅改写了她的人生，更像一颗石子投进沉寂湖面，激起的涟漪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女性。

在追寻真理的路上，向俊贤正式更名向警予。她回到淑浦，怀着教育救国的抱负创办女校。1917年，在56张课桌前，她为一名学生取学名“曼石”时说：“女子读书是为了让中国的半边天真正立起来。”后来，这个叫胡曼石的女孩成了红军女战士，将这句话永远写进了回忆录。

1924年的上海，她走在一万五千名女工罢工队伍的最前列，与大家一同高举“教育平等”“工资平等”的标语；她参与创办的40余所女工夜校里，煤油灯的光照亮了“九姑娘”们（女工对向警予的称呼）识字的指尖。她还在报纸上撰文疾呼“妇女与男子不过性的区别，而其身份则无二致”，用一生践行着信念：女性真正的独立，在于精神人格的傲立于世。

翻开湖南近代史，这样的女性还有许多：“潇湘三杰”唐群英、秋瑾、葛健豪，中国女学会倡办者李润，“牺牲我小、成功我大”的杨开慧，十八岁牺牲在台儿庄前线的汉寿女英雄刘守珍…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，她们共同绣出了一幅男女平等的史诗长卷。

百年过去，33岁的向警予已成历史星辰，却鲜活在每一个当下。她播下的平等种子，在新时代结出了果实；“男女生而平等”的呼喊，彻底改变了中国女性的共同命运。

2025年深秋的夜晚，我在长沙南城的书房里，窗外霓虹闪烁。这座城市的街巷间，衣着鲜亮的女性们高昂着头，自由穿行——她们是女儿、是母亲，是女工、是教师、是科学家、是政治家……在各行各业绽放光芒。我想，这便是向警予当年期盼的，是她用生命守护的未来。



探春之美

文/邓清波

《红楼梦》中几乎没有完美的人，但探春算是例外。曹雪芹刻意写她“庶出”，有个不争气的亲生母亲，出身相对低，可从现代视角看，这不是缺陷，反而更反衬出探春的难得。

探春有才干之美。她办事精细，料事如神，处事果断，王熙凤生病期间，身为庶女的她仍被推举暂管财务，且井然有序，连平时不把任何人放眼里的王熙凤，也由衷赞叹。

探春有性格之美。她平时温和，实则最为自尊自强自爱，无畏无惧，英明果敢。抄检大观园时，整个贾府只有她敢严阵以待，拒绝受辱，并果断给了恶奴一巴掌，还打得人人服气，她是贾府中唯一敢如此刚正不阿的女子。同时她又有隐忍宽容的一面，能屈能伸，把握分寸，为人做事有礼有节，明大义识大局，所以连王夫人都能容忍她。

偏偏这样的探春，还有雅兴之美。大观园中的第一个诗社，不是贾宝玉、林黛玉，而是她牵头搞起来的。她善于处理俗务，却绝不俗气，自称“蕉下客”，论诗才仅次于宝玉、黛玉、宝钗三人，论诗气尤有过之。

正因为探春如此完美，曹雪芹唯独对她用了“贤”字形容，称为“贤探春”。在古代，“贤”是对人品的最高评价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贾探春的命运算得上是贾府中最好的。相比大姐元春心怀哀怨嫁入深宫，在官斗和寂寞中痛不欲生；二姐迎春因性格懦弱逆来顺受，被折磨至死；小妹惜春无力抗争遁入空门，一生寂寥，贾探春远嫁异国，虽离乡背井，却脱离了贾府这个即将倾倒的环境，避免了被连累。这个结局，比书中任何人都好，来之不易。

这一切皆与她的才干、性格、人品、办事风格相关。看贾探春的诗：《咏白海棠》中“玉是精神难比洁，雪为肌骨易销魂”，尽显高洁；《簪菊》中的“高情不入时人眼，拍手凭他笑路旁”，透着坚强；《残菊》中的“明岁秋风知再会，暂时分手莫相思”，藏着洒脱；《灯谜·风筝》中的“游丝一断浑无力，莫向东风怨别离”，满是乐观。

再看她的自述：“朴而不俗，直而不拙”，是为智勇；“孰谓莲社之雄才，独许须眉；直以东山之雅会，让余脂粉”，足见自信；“我最喜芭蕉，就称‘蕉下客’罢”，则是身在俗世却保持优雅情怀，这才是真正的琅苑仙葩。

心中有文章
从来未下山

文/刘啸虎

有句话渐成风尚：“有趣的人生，一半是家长里短，一半是湖海山川。”此刻想起，不禁一笑。此语所指，恰与文静然老师的新书《从来未下山》精准契合。正如她由理想生活与朋友圈里的院子起笔，自言厨房亦是书房，一半聚人间烟火，一半藏天下文章，不负岁月与美食，又何须院子？

唐代诗僧皎然有吟：“一坐西林寺，从来未下山。”山上的日子终究冷清，文老师写道：“理想生活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离现实远。”青灯黄纸，孤身寒窗，坐看光阴与诗意早早化为无痕——计将安出？读罢此书便知，破局之计就在人间美食、岁月文章之中。

文老师笔下既有佳句，更多佳章。“佳章写怀抱，一读宽百忧”，所云即此也。文老师从菲力西冷写到素食古风，从一瓶辣酱的星辰大海写到夏日里的汁汁液液，再写到枝枝叶叶，确实令人读而忘忧。字句篇章中皆青山绿竹的雅意，又始终不忘吃货本味与沸腾的锅。若是觉得少了点滋味怎么办？文老师写道：“加点老盐。”

诗僧皎然又吟：“不因寻长者，无事到人间。”既已身处人间，总需有些仪式感以应时节。所以文老师那充满仪式感的餐桌上，既吃出了静默无声，也吃出了慎终追远，但终究是要吃出满世界的人间烟火。食域无疆，湘西腊猪头与广西青芒可同桌上席，寸心真情流露得浓烈直白。一颗槟榔、一条银鱼、不可辜负的冰，再与小龙虾“神仙”搭配，于秋风起时围炉煮茶，便成了世人所不知的“文艺至死”。整本书写到结尾，文老师列出了时序食笺，要从一瓮烟火里吃出天地信度。所以每次与文老师一起吃饭，总是吃得格外满足。

诗僧皎然再吟：“宿雨愁为客，寒花笑未还。空怀旧山月，童子诵经闲。”文老师笔下亦饱含乡愁与怀古。比如他几度拈出苏轼，分析他的“吃货”人设，调侃他的半生漂泊。万古风流的苏东坡人人钟爱，文老师独爱他是个骨灰级的吃货。苏轼爱羊脊、爱蟹螯，写下《猪肉颂》，连自嘲都是通达与超然：“若问使君才与术，何如？占得人间一味愚。”半生功业唯有贬谪，转头便是一梦黄粱。大梦谁先醒，唯独君不知，文老师索性一语点醒：“好好做饭，好好写文章。”

此语其实是书中一文的结尾。文老师爱将心意的点醒与珍重放在文末，比如“记得每日吃姜”，再比如“遇见皆是美好”。从一蔬一饭写到亲子陪伴和小别离，文老师道出感怀：“生活庄重，美食亦是修行。”云一闪、鸟一飞，禅者悟透了，吃又岂是吃？食物吃进胃里，吃出的感悟与滋味却会记在心里。不必言说，就藏在心里面，慢慢享用。

还是回到“从来未下山”，回到“离现实远”的“理想生活”。文老师写道，对山的执念乃是“人皆有梦”，自己“理想中的院子在半山腰”。其实家长里短、湖海山川皆属治愈系，文老师用整本书道尽了这番生活雅趣。至于“何须院子”，文老师开篇便写下了。

固然“何须”，还是忍不住要问个“为何”？

文老师认真写道：“心中有文章。”

云闪鸟飞间，豁然顿悟。人间美食，便是岁月文章。